

十月
小
长
篇

*If you
can't choose
your life,
you can
at least
choose
how to live it.*

王莞 著

你选择的生活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十月
小
长
篇

你选择的生活



B1245201

王荒 著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你选择的生活/王莞著. —北京: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 2002

ISBN 7-5302-0641-9

I. 你 ... II. 王 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15844 号

你选择的生活

NI XUANZE DE SHENGHUO

王 莞 著

*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)

邮政编码: 100011

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市瀛洲印刷厂印刷

*

850 × 1168 32 开本 6.75 印张 114 000 字

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0000

ISBN 7-5302-0641-9

I·626 定价: 12.00 元

内 容 提 要

都市里司空见惯的塞车事故引发了一场爱情灾难，一条道路的建设终止了一段同居生活。大专毕业的鹿敏儿在写字楼结识了名牌大学毕业生沈光一。两人从相爱到同居，并决定边工作边读书，然后一起出国。共同学习英语，既加深了他们的感情，也使他们不得不陷入真实的生活。最终，他们因经受不住日常生活的考验而分道扬镳。鹿敏儿在事业、恋爱双线溃败的情况下背水一战，从一个根本不会英语且没有学习习惯的人，神奇地变为一架学习的“机器”，并终于通过了各种英语考试，留学美国。

作者有意为一代既非传统、也非前卫的暧昧青年传神留影。作为鹿敏儿生活选择的背景，小说描述了另外几个人物——外企白领、留学生、商人妻子、消磨青春的失业者……他们生活在下述城市新经典场景之中：国贸中心写字楼、新东方英语学校、城市里令人发疯的堵车……

评论家李敬泽将本书称为“小资”的“史诗”，因为这部小说“在历史尺度上整理了一个新生的、日渐壮大的社会群体的集体经验”。

目 录

C O N T E N T S

鹿敏儿选择的生活	1
后记: 他们选择的生活	161

附录

有感于“生活的选择” 李琛	196
似是而非的生活 类虹	200
理性、建设性、经营的魅力 俞悦	204

鹿敏儿选择的生活

鹿敏儿上大三的时候曾在国贸中心实习过一个月，在国贸大厦二层的一个商店里当导购小姐。国贸中心很大，高达 37 层的国贸大厦是其中的一个部分。除它以外，国贸中心还包括一个五星级的中国大饭店、一个展览中心、两幢塔式公寓楼以及一个四星级的国贸饭店。鹿敏儿喜欢规模大的地方。因为一旦规模大起来，服务项目就会应有尽有；一旦服务项目应有尽有，里面的人就可以封闭起来自我满足。如果鹿敏儿想吃话梅，她就可以坐电梯去地下一层的超市购买，虽然价格要比外面贵上几倍，可她在买话梅的过程中始终没有走出国贸这个圈子，所以这钱花得值。

鹿敏儿出生在一个典型的城市平民家庭。她的父母既勤劳又善良，只是因为自己的人生阅历有限，所以无法对鹿敏儿的价值观进行指导。除了在物质上尽量满足鹿敏儿之外，他们只做一件事：猛抓鹿敏儿的学习。在他们想来，一旦学习成绩上去了，孩子就能攀升到一个更高的人生层次，而在那个自己的目力达不到的层次上，必定存在着能使所有其他问题都迎刃而解的方法。听上去，有点儿

“纲举目张”的意思。

鹿敏儿中学时成绩尚可，得以在一所区重点校就读。区重点校里的学生都是以考大学为目标的，所以学生们的精神面貌也还算整齐划一。但鹿敏儿高考成绩不好，没上成大学，只上了个大专。所谓大专，就是高等教育的底层社会，而底层社会往往有一个特点，那就是乱：有人想向上挣扎有人想向下堕落还有人随波逐流。这种乱有时会达到触目惊心的地步，令鹿敏儿感到惶恐。鹿敏儿心地一向单纯，在过去的日子里，即使她对老师、父母灌输的价值观有所抵触，她也只会进行简单的逆反。现在突然掉进了一个色彩丰富层次复杂的大染缸里，她有点儿不知所措。困惑之下，她采取了逃避的态度。她的头脑里原本有一个庞杂的词库，这个词库是中学时为应付议论文的写作而拼凑起来的。这时，为解释自己对大专的反感，鹿敏儿就从词库里挑出一句现成话：我向往精神上的和谐。

大三的实习，使鹿敏儿在国贸中心找到了“精神上的和谐”。她心目中的和谐感多半来自于严格的规章制度。在这里，铁面无私的管理者角色是由规章制度来扮演的，所以经理个人的为所欲为就受到了极大的制约；同样是在这里，一个小职员只需遵循规章制度去做事就可以受到表彰和提升，所以不必费心去看同事的脸色摆平同事之间的关系。如此一来，鹿敏儿就觉得这是一个清爽的环境，再回头看自己就读的那所大专，简直就是一个大泥坑。有句

外国俗话：一个人的蜜糖是另一个人的毒药。这句话确实是一条真理。几年后，鹿敏儿的一个熟人郭建生来到国贸，看到大办公室里用隔板隔起来的蜂窝一样的职场，以及蜂窝中忙碌着的蜜蜂一样的白领，禁不住感慨：“真是资本主义的噩梦！”而对1993年的鹿敏儿来说呢，这个地方却不是噩梦，只是梦。

九三年夏天，鹿敏儿毕业了。学校虽然不管分配，但却负责任地搜集了大量的招聘信息，并将其张贴在一楼教务处门外的墙上。信息越来越多，把一楼的墙面覆盖得严严实实，然后又像爬墙虎一样，顺着楼梯旁的墙壁蔓延到二楼、三楼。整个学校里都弥漫着一股夏天特有的毕业的味道。即使这样，鹿敏儿还嫌不够，又自费订了几份报纸，每天坚持浏览报纸上的招聘广告。报上的广告与学校的信息多有重复，但鹿敏儿仍然认为报纸订得值。不怕错抓一千，就怕漏掉一个。鹿敏儿挑工作的尺度只有一条，那就是办公地点。只要办公地点设在国贸大厦，她就要投一份简历过去。就这样投了三十多份简历，功夫不负有心人，鹿敏儿被一家日本公司录用了。

这家日本公司规模很大，在国贸大厦租了整整一层楼。国贸大厦的横剖面是个“回”字形，用于出租的部位都分布在“回”字外面的那个大“口”上，电梯间则在“回”字中央的小“口”上。访客来到国贸大厦，在首层大厅乘电梯到达该公司所在楼层，再步出电梯，就会看到

两个保安，均穿着印有该公司标拙的制服。顺着保安的示意向左转，就见两扇对开的玻璃门，门内便是接待室。接待室的墙上镶着用金属薄片打制成的公司名称和标志，每个字母都有半米高。从天花板上探出一排射灯，灯光打在字母上，令字母熠熠生辉。那一行字母的下面就是接待台。接待台为弧形，仿佛一个孤岛。孤岛后面长年设有接待小姐一名。从1993年8月1日起，这名接待小姐就不叫袁小莉，而叫鹿敏儿了。

鹿敏儿的前任袁小莉是因为结婚而登职的。鹿敏儿上班的第一天就是袁小莉在任的最后一天。袁小莉用了半天时间与鹿敏儿交接工作。接待小姐的工作有接听电话、接待来宾、收发邮件等几项，交接起来十分简单。接待小姐的上级是办公室主任，一个叫冯千山的中年男子。袁小莉教了鹿敏儿一个上午，然后冯千山打招呼说：我的工作全都完成了，我要提前半天下班。冯千山知道袁小莉的心早就飞走了，所以也就准了她的假。

原来袁小莉提前离开公司是去准备晚上的“披露式”。这“披露式”据说是日本年轻人结婚的一道程序，大约相当于订婚仪式。举行“披露式”主要是为了打发同学、同事等等不太亲密的朋友。新婚夫妇在“披露式”上将结婚的消息向大家披露了之后，就可以顾自去旅行结婚，或者举行只有双方父母、至亲澄加的小型婚宴。当然，若是有人不怕麻烦，把参加过“披露式”的一班乌合之众再次召

来，另举行一个盛大婚礼，那也没人拦着他们。

袁小莉嫁的是一个日本老头，她又想把这件事披露给大家，又怕双方的朋友在婚礼上不能和谐相处，于是就采取了“披露式”的方法。这天下午她赶到预订的卡拉 OK 厅，将各种事项一一检查过了，忙到五点，又带着一辆空调巴士上国贸来接人。公司里的同事们事先都接到了通知，这时就有喜欢凑热闹的年轻同事二三十人跟着袁小莉走了。鹿敏儿虽是第一天上班，却也被袁小莉请去凑数。

鹿敏儿头一次参加这种活动，不免有些心情激动，但对公司里的其他人来说，这却是再平常不过的节目。再加上歌厅里灯光昏暗，新郎低调自处，所以玩着玩着大家就都忘了今天晚上的主题，生生地把一个“披露式”混同于一次普通的娱乐消费了。这帮人当天晚上喝得唱得都很尽兴，第二天早晨一觉醒来就忘了袁小莉已经结婚去也。更巧的是，据说鹿敏儿长得和袁小莉还有几分相像，于是就有相当多的人对鹿敏儿的到来无知无觉。他们经过前台步入办公室时脚步匆匆，浑然以为接待小姐依旧是昨日之花。

运行部的李煜玲就是这么一个粗枝大叶的人。这天早晨，她抱着半尺多厚的一摞邮件来到前台，看也没看电脑旁坐着的是谁，就将邮件放到前台上，同时用英语下了一个指令：“surface mail”，然后转身走了。

鹿敏儿本以为自己的日语足能应付工作，谁知上班后

遭遇的第一个生词竟是英语。surface mail 的发音大致相当于“色非斯媚欧”，这个词组像一阵旋风一样从鹿敏儿耳边掠过，鹿敏儿只隐约抓住了“色……媚……”两个音节。要是李煜玲将其写在纸上，她还可以查字典，现在却连发音都没记全，这可怎么办？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拽住李煜玲，坦率地告诉她自己没听懂，请她再说一遍。但这样做需要有一种朴实的本能，拥有这种本能反而是一件难度极大的事。像鹿敏儿这样初出茅庐的人，最容易做的倒是把事情往复杂里想。眼下她就坐在孤岛后面，设想了很多种补救的方法，每种方法都曲里拐弯，越绕越远，越拖延越难以实现。眼瞅着中午休息时间就到了，鹿敏儿除了承认自己没听懂之外再无他法。当大家陆续去吃午饭的时候，鹿敏儿瞅准李煜玲身边没人，大着胆子凑上前去问：“李经理，早晨您说的是什么？我没听懂。”李煜玲说：“你是哪个部门的？我说的哪句你没听懂？”鹿敏儿说：“我是前台的，早晨您递给我几封信，然后您说了一句话，就是那句我没听懂。”李煜玲也记不住自己说了什么，就问：“那我给你的信呢？”鹿敏儿说：“还在前台呢。”李煜玲说：“为什么还在前台？怎么到现在还没发？邮局一天开两次信箱，上午十点和下午三点，下午三点之前你一定得把信给我发了。”

鹿敏儿就想：大概她说的那个什么“色”什么“媚”，就是发信的意思吧。

鹿敏儿发现：在这家日本公司里，员工之间竟以讲英语为时髦。当然也不是讲整段整句的英语，而只是从嘴里往外蹦一些英文单词。但你却不能小看这些单词，因为它们是影响理解的最关键的障碍。比如一天中午，某位同事请客，就有人提议去吃 buffet。鹿敏儿只听到一个生词，音“不菲”，就猜测是某种食品。然而是什么食品呢？她不知道，她就怯生生地跟在大家后面走，一边走一边留心听他们的谈话，想从中找到些蛛丝马迹，以便通过上下文弄清到底什么是“不菲”。但是在同事们嘴里，“不菲”就是“不菲”，不能与其他任何中文单词形成参照。

“你去不去吃‘不菲’？”

“行啊，‘不菲’就‘不菲’。”

“我觉得还是国贸饭店的‘不菲’更好些。”

“还得出大厦，外面多热啊，就去 37 层的彩虹吧。”

于是他们就选择了不出大厦。但是要去 37 层得换电梯。这一行人就先乘电梯到首层，再于首层大厅里换乘直达 37 层的电梯。到了 37 层，步入其中一个餐厅，在餐厅门口听到领座员亲切的召唤：“‘不菲’几位？‘不菲’七位这边请。”俨然鹿敏儿这一伙人就是“不菲”本身。直待七人坐下，真相才终于大白，所谓 buffet 原来就是自助餐。

吃一次 buffet 长一次智慧，下次鹿敏儿也能用 buffet

来替代自助餐了。但是下下次又出现了新的问题。比如切猪排时一个男士问她：“你要不要点儿 catchup?”

鹿敏儿感到有压力了。不懂英语在这里似乎是一个巨大的缺陷。彩虹餐厅的吊灯在鹿敏儿眼里成了真伪鉴别器。用这种灯光一照，别人都是珍珠，只有自己是鱼眼。她怀着无限憧憬到国贸来，本是要找到精神上的和谐，哪知道因为不懂英语，肉体虽然来了，精神却被排斥在外。鹿敏儿的词库里还有一个现成的词，叫做“行尸走肉”，此时鹿敏儿便痛切地感到：这个成语描绘的正是自己眼下的状态。

当鹿敏儿说“我向往精神上的和谐”时，她对“精神”二字似有滥用之嫌，但她既然用了，这两个字便在她的脑海里被不断地强化，一遍又一遍。在“精神”二字被强化的同时，“精神”的对立面“肉体”便也浮现出来，让鹿敏儿不得不加以重视。特别是，现在她怀疑自己的精神遭到了歧视，那么她便对肉体所受到的待遇更加敏感。当然，这里面也有背景，那就是鹿妈妈从鹿敏儿十几岁起便教导她：要提防男人占自己的便宜。

这个晚宴他从始至终坐在鹿敏儿身边。他是从香港分公司来的，到北京来出差。他的英文名叫 wood，也有人开玩笑地直呼他“木头人”，还有人按音译喊他“无德”。他长得瘦瘦高高，嘴角总带着一丝浅浅的坏笑，所以他的名字按意译是形似的，按音译则是神似的。他坐在鹿敏儿身

边，教她怎么使刀叉。他的嘴像是一台爆米花机，从**孔**里蹦出的英文单词有着爆裂的玉米粒一样的质感。这些单词鹿敏儿全都听不懂，但她不懂装懂地微微点头。突然，他直截了当问鹿敏儿：要不要点儿 catchup？这下鹿敏儿不能回避了。要，还是不要？问题在于：什么是 catchup？餐厅变成了战场，玉米粒变成了子弹，鹿敏儿被击中了。她的魂魄不好意思地溜走了，却把她的躯壳留在了彩虹餐厅，留在了“木头人”的身边。“木头人”呢，丝毫没察觉出鹿敏儿已经成了空壳，他反而向鹿敏儿凑得更近些。他的左手搭在鹿敏儿的背上，显示出对这具躯体的强烈的兴趣，同时右手伸到邻桌上，将实物拿来，递到鹿敏儿手上：哎，番茄调味汁而已。

鹿敏儿的魂魄躲在暗处，观察着“木头人”的一举一动。只见“木头人”的目光直勾勾地盯着鹿敏儿的前胸，似乎是在鼓励她：“你怕什么呢？你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女性，你的年轻漂亮能弥补一切。”这飘渺的声音似乎对鹿敏儿起到了镇定的作用，她的魂魄又回来了，重新与躯壳结合在一起。没有人能察觉到在如此微观的层次上发生的政变，只有鹿敏儿自己在回味“木头人”的表情时意识到：在国贸的彩虹餐厅里还存在着双重标准。

对双重标准的感知，使鹿敏儿的心情变得复杂起来。她在自惭形秽的同时又觉得自己并非一无是处，可在自鸣得意的同时又觉得自己在堕落下去。好在，能使她的单纯

心灵受到蛊惑的机会并不太多，毕竟双重标准只存在于夜晚，存在于灯红酒绿的社交场合。一到了白天，一回到职业环境里，评价标准又成了单一的、直线的了。其实，鹿敏儿天性里就喜欢简单的事物，她并不喜欢费劲儿去思考。她之所以动摇，全因为在职业标准的要求下受到了挫折，而她一时又找不到有效的方法去奋起直追。

鹿敏儿上班满一个月的那天，李煜玲怒气冲冲地来找冯千山，劈头盖脸地把鹿敏儿投诉了一顿：“我让她寄 surface mail，她怎么全给我寄成航空信了？这个月运行部的费用大大超支，这责任到底算谁的？”

冯千山就来找鹿敏儿了解情况：“你怎么回事呀？怎么把信寄错了？”鹿敏儿只好老实说：“我没听懂，我以为‘色非媚’就是发信的意思，不知道那是不许发航空信的意思。”对鹿敏儿来说，承认不懂就像小偷承认偷东西一样，是破罐破摔的前兆。而在冯千山看来，不懂却是所有错误中最可原谅的，于是就安慰她说：“不懂没关系，得不耻下问呀。我刚来的时候懂什么？五年前我只是一个初中文化的司机而已。你一进公司就有大专文凭，条件比我好多了。”

鹿敏儿问：“您还真是初中毕业呀？”

冯千山反问：“你听谁议论我来着？”

鹿敏儿就不说话了，她只以为私下参与议论领导是件

不礼貌的事，却不知初中毕业这一点恰恰是冯千山引以为自豪的地方。即使别人不说，冯千山自己也要说。这个事实牵涉到公司北京办事处的历史。说来话长，这家日本公司的北京办事处成立于1987年。从成立起，一直到九一年搬到国贸来，公司里只有过三个中国职员，而冯千山是三人中惟一跨入中层干部行列的人，尽管其余那两个人都是大学毕业生。

冯千山认为：自己从一个只有初中文化的司机变成一个管理人员，这是一个事实。对于这个事实，他除了感到自豪还是感到自豪。他尤其自豪的是，现在他掌管着全公司的办公经费。日本人对经费的使用向来是斤斤计较的，但只要冯千山签了字，首席代表村田先生就连看都不看。这不仅是对他能力的肯定，更是对他从办事处草创年代起就遵循诚实、勤勉、克己的原则的肯定。

同样的事情从李煜玲嘴里说出来，就成了另外一种样子。据李煜玲说，在80年代末，很多事不是你有钱就能办到的，比如要买国内紧缺航线上的机票，就必须到民航去开后门。那时的李煜玲才是首席代表村田眼中的红人，他不仅会求神通广大的中国职员李煜玲亲自出马，还会专门批给李煜玲一笔经费，让她拿去随便请客送礼。所以，李煜玲把自己地位的衰落解释成历史的必然，是无可奈何花落去，而冯千山地位的上升，则纯属个人品德问题，是他不断钻营的结果。李煜玲经常说：“我可不像等闲之辈，

哪能对日本人奴颜婢膝？”鹿敏儿过了相当长一段时间，才知道所谓“等闲之辈”并非泛指，而是冯千山的外号。至于这外号的来历，李煜玲却语焉不详。

这就是说，李煜玲和冯千山两人各自对自己地位的变迁做出了不同的解释。而在每个人的社会地位都有变动可能的年代里，人们普遍地更乐于倾听地位上升者的经验。冯千山呢，也就顺应这种潮流，经常向年轻人介绍自己的经验。在他看来，这不是个人的偶然的投机取巧，而是涉及价值观的大是大非问题。价值观和武林秘笈不一样，不仅不需要保密，而且了解、赞成、奉行的人越多越好。简单地说，就是势力越大越好，市场占有率越高越好。于是冯千山就有个习惯，喜欢在布置工作之余，说些多余的话。

此时冯千山便把话题从初中毕业转向对自己成功经验的总结介绍。他毫无保留地真诚地对鹿敏儿说：要好好干，要诚实等等。鹿敏儿频频点头，似乎从中得到了很大的教益，心里却颇不以为然。不错，冯千山比李煜玲成功，但那并不是鹿敏儿羡慕的成功。成功是有标准的，冯千山不符合鹿敏儿的标准。鹿敏儿的标准是什么呢？她自己也概括不出来，只能用比喻法和排除法来说明。比如说，秀水街上卖衣服的个体户，这些人确实挣了不少钱，但他们是些什么人？他们大都是些蹲过大狱的人，所以他们只能成为刑满释放之后无所事事者的榜样，不能成为她